

戏剧小丛书



石磨记

戏曲

安徽人民出版社

剧 情 簡 介

地主分子王文义，阴谋夺回在土改时分給貧农韓老根的石磨，取出老地主藏在石磨里的金条，准备兴风作浪，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貧农韓老根立場坚定，警惕性很高，不肯把石磨卖給王文义。王文义买磨不成，又去偷磨，被韓老根发觉；王弃磨逃走，石磨被想个人发家的石小三拾得。王文义趁机嫁祸于石小三，但因韓老根階級警惕性很高，終于揭穿了王文义的阴谋，教育了石小三和广大社員。

人 物

韓老根 五十四岁，老貧农，立場坚定，爱憎分明。

罗嗦嫂 五十岁，韩老根的老伴，平时嘴碎，爱唠叨。

石小三 二十七、八岁，公社社員，已故老石匠的儿子，本系貧农出身，但受資本主义思想影响，追求个人发家，参加集体生产不积极。

男女社員若干人。

王文义 三十六、七岁，是个狡猾的地主分子。

独眼婆 七十岁左右，王文义之母，是个仇恨现实的地主婆。

第 一 場

石磨里的秘密

时 間 一九六三年秋，某日晚。

地 点 地主分子王文义家。

〔二幕前：王文义一声奸笑，搖搖晃晃上。〕

王文义 (唱) 秋风拂面渾身爽，

王文义我心中好欢暢。

只因为，队部叫我去听訓話，

有人把好消息偷偷对我讲：

有一批地主要摘帽子，

說我这次有希望。

这多虧，平时我装得很老实，

才瞞过那帮穷鬼和队长。

摘掉帽子身自由，
我就能乘机兴风作浪。

加快脚步往家走，

把这喜讯告诉俺娘。(下)

〔二幕启：独眼婆坐在桌旁，对着一
盏孤灯出神。

独眼婆

(唱) 伴着孤灯我心凄凉，

许多往事涌心上；

想从前，俺王家多排场，

方圆数十里把名扬，

住的是，楼台亭阁深宅院，

千顷良田都归王；

吃的是山珍和海味，

绫罗绸缎穿不光，

骡马成羣羊满圈，

丫环长工一大帮，

真是那，一声呼喊百声应，

万贯家财金满箱。

誰料想，过去的佃户掌了权，

穷人翻身把家当，
分田分地闢土改，
把俺家的财产都分光。
越思越想我心越恨，
有朝一日，定和穷鬼們算总
賬！

(聞听得脚步声，惊恐地) 誰？

〔王文义上。

王文义 是我。娘！

独眼婆 (吁了口气) 哦，你回来了！

王文义 回来了。娘！

独眼婆 (冷冷地) 文义，今天开的啥会？

王文义 除了地主、富农会，咱还能参加
啥会。

独眼婆 这么說，又挨訓了？

王文义 可不，队长叫咱老老实实参加劳
动，好好接受改造，不許乱說乱
动……老一套。

独眼婆 (发现王文义滿臉喜色，不禁詫异) 文

义！

王文义 娘！

独眼婆 往日开会回来，你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今天开会回来，你咋这么高兴？

王文义 娘！儿子正要告诉你呢！我的地主帽子可能要摘掉啦！

独眼婆 (陡然变色)什么？文义，你……你好呀！……

王文义 (吃惊地)娘，你今儿是怎么啦？

独眼婆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王文义 今天？！……我……

独眼婆 (伸手打了王文义两个耳光)你……你这忤逆不孝的畜生！

王文义 娘，你这是……

独眼婆 你是喝迷魂汤喝糊涂了。你忘记今天是你爹升天十二周年的忌日了吗？

王文义 (慌不迭地跪倒)孩儿不敢！孩儿不

孝！

独眼婆 唉！你只要沒有忘記就好。兒啊，你可記得你爹是怎麼死的嗎？

王文义 (惡狠狠地) 父死之仇，刻骨銘心，孩兒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唱) 十二年前，工作隊到咱村里頭，

發動窮鬼們訴冤仇，
沒收了咱家五大財產，
疼得我象割去身上的肉。
那一天發下土地証，
窮鬼們敲鑼打鼓扭秧歌，
他們在外邊正高興，
俺爹爹在屋里，奄奄一息喘不休。

独眼婆 (接唱) 我問你爹還有啥話？他說呀！

他放心不下你太年幼。

說完交給我一份遺囑，

兩眼一閉把咱母子丟。

兒啊！你爹臨死留下的那份遺囑，我一直沒敢交給你，怕你闖出禍來。十多年啦，我总算把你熬大啦！我已經是快入土的人了，人常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也活不了多久啦！今天我就在你爹去世十二周年的时候，把遺囑交給你。

（拆开貼身衣襟，取出遺囑。王文義急忙上前去接，獨眼婆心驚地至門口巡視一番，見無人，才將遺囑遞給王文義。）

王文義（展开遺囑，念）“吾兒知悉：你父之死，非为他病，而是吞金自杀。此不共戴天之仇，望兒雪報！另外，为父与你留下传家之宝一件，現在咱家那盘石磨上扇正中

間內鑄着。希儿在适当时机，破石取出，以資应用，是所至囑。父病榻絕笔。”

〔靜場片刻。〕

独眼婆 儿啊！你可要对得起你父在天之灵啊！

王文义 娘！你放心。一旦有机会，孩儿饒不了那帮穷鬼。

独眼婆 只要你能繼承你爹的遺志，你爹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王文义 娘，石磨里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

独眼婆 儿啊！

（唱）在那民国三十六年，
兵荒馬乱炮火連天，
你父看到大勢已去，
急忙忙变卖了不少良田，
卖田款換成金条十根整，
留一条后路防那世道变。

那一天，找来村中老石匠，
掏空磨，把东西藏在里边，
再用石头重镶好，
又秘密来又保险。

王文义 (得意忘形地) 娘，我正愁没钱，有了金条，咱就能大干一场啦！

独眼婆 干什么？

王文义 娘！

(唱) 如今市场已开放，
咱乘机把投机买卖跑几趟，
捞它一把是一把，
还能捣乱他们市场。

独眼婆 (唱) 你自己出头露面可不好，
被他们发现可不得了。

王文义 (接唱) 我心里算盘早打好，
找个人替咱在外边跑。

独眼婆 谁？

王文义 石小三。

独眼婆 不就是老石匠的儿子？

王文义 是啊，娘！

(唱) 石小三貪圖吃喝好逸惡勞，

略施小計他就上圈套。

他是社員，

他成份好。

賺了鈔票是咱的，

出了問題託他去頂着。

独眼婆 对！

王文义 娘，爹遺囑上說的傳家之寶又是什么？

独眼婆 这……連我也不知道。

王文义 你也不知道？

独眼婆 等把石磨砸開，你自己去看吧！

王文义 (迫不及待地) 娘，咱家那盤石磨在哪儿？

独眼婆 儿啊，你真是記性沒有忘性大。
那盤石磨不是被咱家的佃戶韓老根分去了嘛！

王文义 (大驚) 啊？(象泄氣的皮球似地癱瘓

在椅上)

独眼婆 你怎么啦?

王文义 娘，那盘石磨被韩老根分了去，
这就难办啦！他……唉！

独眼婆 他怎么啦？你倒是說呀！

王文义 娘！

(唱) 咱家佃戶韓老根，

做事頂真立場穩。

土改时期划成份，

我想以地主子弟来蒙混，

韓老根，太可恨，

當場檢舉不饒人！

他檢舉我：

十八岁中学毕业后，

就掌握經濟把家事問，

他檢舉我，

为人比狐狸还狡猾，

催租逼債比蝎子狠。

把我划成地主分子，

身受管制我心恼恨。
去年有人提出給我摘帽子，
韓老根又坚决反对不赞成，
他揭发我：
反动本质未改变，
不接受改造不愿重做人，
一見风吹和草动，
妄想复辟倒轉乾坤。
韓老根，他記着咱家仇，
他把咱家恨，
他揭咱的底子刨咱家的根。
如今想搞回咱家那盘磨，
真好比，到那大海里去撈針。

独眼婆 韩老根呀韩老根，你可真厉害！
王文义 可不，咱心里在想什么，都瞒不过他那双眼睛。
独眼婆 这么說就罢了不成？
王文义 不，取不出金条，拿什么去做生意？放心吧，娘！

(唱) 石磨里面有金条，
还有咱王家的传家宝，
爹爹爱儿一片心，
孩儿怎敢不遵照。
石磨一定要搞到手，
拿定注意不动摇。
我低下头来暗思考，
一条妙计真正好。

娘，听说韩老根明天要到集上去
给队里买菜子，趁他不在家的时
候，咱向罗嗦嫂把石磨买回来。

独眼婆 她要是不卖呢？

王文义 娘，现在他们有了电磨，家家的
石磨都闲着，俗话说：“有钱能
使鬼推磨”。咱只要出个好价
钱，不怕那老婆子不动心！

独眼婆 好，就这么办！

第二場

买磨碰壁

时 間 次日上午。

地 点 韩老根家。

〔幕启：場上无人。少頃，石小三上。〕

石小三 (念) 为了卖豆腐，
到处去借磨，
全村都跑遍，
还是没借着。

俗話說：“要得富，卖豆腐”。
前两天王文义把这話一提，我石
小三头脑頓時开了窍，一心就想
在这“副业”上捞一把，可偏偏
缺少一块压豆腐的家伙。我寻思

如今各家的石磨都閑着，借一扇使使这有何难？誰知他們听說我是借去压豆腐，不但不借，还把我批評一通，說我不好好劳动，說我是想离开集体道路搞个人发家。唉！別处是沒指望了，只有韩老根家還沒去。不过，韩老根是咱队里出名的“老积极”，跟他去借磨，也是黑夜头数星星——沒影儿。可是……唉！

(唱) 借不到石磨可难办，
我全盤計劃要推翻，
只好去求求老根叔，
硬着头皮去碰碰看。

〔这时，韓老根挎着籃子，从屋里走出，罗嗦嫂随后。

罗嗦嫂 老头子，你可要快点回来，別老讓人等着你吃飯……

韓老根 好，好，到集上我买好菜籽就回